



6

烟波渺渺鸳鸯舟

沉鱼落雁
西
施

乱世惊梦

冬日温煦的阳光斜斜地涂在馆娃宫的宫墙上，一片凋零的御花园里，因为这阳光而又添了几分生机。夫差和西施坐在几株巨大的雪松前享受着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刻。

一位宫女提着一只鸟笼站在西施旁边，一只绿皮鹦鹉在描金镂花的鸟笼里上蹿下跳，喋喋不休。西施在土城时曾养过一只叫“霓儿”的鹦鹉，她仍把这一只叫做“霓儿”。

“姆妈，霓儿真漂亮！”西施教“霓儿”把她自己称为“姆妈”。

“是的，霓儿很漂亮！”西施柔情地





回答“霓儿”。

“姆妈也很漂亮!”“霓儿”是一只聪明的、会拍马屁的鹦鹉。

“姆妈已经老了，不漂亮了!”西施用手中的绿玉小棍儿轻轻拨弄着“霓儿”绿色的羽毛，“霓儿”很惬意地耸动着毛茸茸的小脑袋。

“噉噉……喳喳……”由于西施没有教过“霓儿”怎样回答这句话，“霓儿”回答不上，在那儿搜肠刮肚地蹿来蹿去，尾翎还一翘一抖。

“女人三十一朵花!”“霓儿”终于冒出了一句贴切的回答。这是一次夫差对西施说的，不期被这小机灵听到学来，今天派上了用场。

夫差都忍不住笑了。他一直在旁边欣赏这暖烘烘的一幕。一只大狼狗躺在他的靴子旁，吐着长长的舌头，盯着夫差手里的一大块羊肉，夫差用刀割下一块，狼狗的红舌头一下子卷住了血糊糊的羊肉，急促地在嘴里咀嚼着。

“霓儿”的脑袋不高兴地左右摇晃，西施也皱了皱眉头。

“大王，把你那脏东西拿远一点儿好不好，我和‘霓儿’都被熏坏了。”

夫差歉意地笑了笑，把手中的羊肉递给一个近侍，又在近侍端来的清水里涮了涮手。大狼狗先是用饥渴的眼睛看着羊肉被侍卫拿走，当它的大舌头在夫差手上再也舔不到腥味时，恼怒地伏在地上，竖起了耳朵，喉管里发出低沉的回响。

“大王，看好你的狗!”

西施话音未落，狼狗已经向装着“霓儿”的鸟笼扑去，提笼的宫女慌得往后一退，连人带笼摔倒在地。狼狗的爪子一下向“霓儿”抓去，但笼子的缝隙太小，爪子伸不进





去。它一急之下把鸟笼在地上转了几圈。“霓儿”被转得天旋地转，愤怒地向着狼狗大叫：

“不要脸，真讨厌！”

西施和夫差都忍俊不禁，几位小宫女早已笑出声来。狼狗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大家，夹着尾巴回到了夫差脚边。

沮鞅在远处向夫差招了招手。

“什么事这样神秘？过来说。”夫差对他大声说。

沮鞅看了一眼西施，又看了看几个小宫女。夫差挥手让小宫女退了下去。

“勾践发十万大军大举进攻，水军已抵达江口以南。越军这次声势极大，大有势在必得之势。”沮鞅边说边不放心地看着西施。

“来得可真够快的！要是早听伍……”夫差停住了自己的半截话。很快，他又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通知伯嚭，悉起全国之兵赴江口迎敌。”

沮鞅急如星火地走了。夫差拍了拍狗的脊背，狼狗听话地钻进屋里。不一会儿，两个太监抱着夫差的全副盔甲走进了御花园，狼狗在他们脚边前前后后地蹦来蹦去，不时用嘴咬咬他们的裤管，催他们快走。

西施打开包裹，替夫差披上了铠甲，夫差把她拢到胸前，依依不舍地看着她。

“如果我不是什么吴王，或许我们可以一辈子老死林间。”

西施低头替他系上披风的绊扣，没有说话。

“仔细想一想，和你待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少了，其中舒心、快活的日子就更少了。”夫差正了正头上的金盔。

“越国人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也是越国人。”西施把头靠在夫差胸前。



“对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关键！”夫差把手指插进了西施的发隙。

夫差出征前检阅了他的军队。骑着高头大马的夫差从队列前经过，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其中甚至有一些士兵完全还是娃娃。

夫差在一张娃娃脸面前停住了。

“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

“讲老实话。”

“十四岁。”

“为什么来当兵？”

“本来该里正的孩子当兵，但他家花了不少钱……于是我就来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一个母亲！”

“父亲在椒山战死，哥哥在上一次与越国人的交战中战死。”娃娃脸上流出了眼泪。

夫差回头怒视陪同他检阅的伯嚭，自己为什么要把军队交给他掌管？伍子胥掌管军队时这种事是绝对不会有。

“马上到司库那里去领黄金百镒，回家好好侍奉你母亲，就是吴国亡了国，你也不要当兵。”夫差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爱妃，有些话我不得不跟你说，我这次出征，凶多吉少，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善自珍重。”

“大王，你放心地走吧！西施虽是一介民女，但大事上还不糊涂。”

“爱妃，我想让你替我掏掏耳朵。”

“哎！临行前干什么事不好，非要掏耳朵。”





“就你掏的感觉最好，其他人都是笨手笨脚。”夫差把头凑到西施怀里。

西施揽住夫差的脖子叹了口气，“嫁了个国君，还得干这种活儿，算我命苦，我认了。”

夫差走了，沮鞅走了，偌大一座馆娃宫里只有一个“霓儿”能与西施说上几句话。

“霓儿，你是姆妈的乖孩子，是不是？”

“是的，乖孩子！”“霓儿”说“乖孩子”一个词特别拗口。

“霓儿，姆妈疼不疼你？”

“是！”对于没有教过的问题，“霓儿”一概回答“是”。

“你简直是一个大傻瓜！怎么什么都说是？”

“是！”“霓儿”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霓儿，我总是不明白，男人们为什么总是要打打杀杀，争做什么霸主。今日你亡我，明日我亡他，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战争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尽头？”

“是！”“霓儿”被这一大段话搞迷糊了，只能随口回答“是”。

“我是一个女人，我能有什么办法制止他们，我没有。男人们会讨女人欢心，会让女人高兴，可是他们在这种事上连说话的机会也不会给女人的。我真想对他说：别打了，化铁为犁，让老百姓安安心心地过几年舒心的日子，让年轻的母亲多生几个孩子。你想想，一大家人围着几个可爱的小孩生活该是多么的快活啊……”

“噤噤喳喳……噤噤喳喳……”“霓儿”气愤地在鸟笼里跳来跳去，为自己插不进话干着急。“姆妈”今天为什么总是说一些它听不懂的话，一句话都抓不住。

“哦！霓儿生气了。是姆妈不好，姆妈的废话太多了！”



西施打开鸟笼，把“霓儿”托在掌心，用嘴唇梳理着它绿缎般的羽毛。“霓儿”温顺地缩成一团，眼睛半闭半睁，轻轻地抖动着娇柔的身子。

西施想把“霓儿”放回笼中，但她突然停住了。干嘛要把这只可爱的小鸟关在笼中，它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天空展翅。

“去吧！我亲爱的儿子，去找你的亲娘吧！”西施把“霓儿”抛向窗外，窗外是一片广阔明净的天空。

“霓儿”扑腾了几下翅膀，直直地摔了下来，掉在西施脚边。委屈的眼睛里射出幽怨和不满。

“对不起！我的乖儿子，姆妈忘记你已经不会飞了，你养尊处优惯了，已经折断了自己的翅膀。”西施把“霓儿”捧到嘴边又是呵气，又是亲吻。

“姆妈真漂亮！”“霓儿”又恢复了它的高兴和幽默。

“霓儿懂得疼姆妈了！霓儿真乖。”西施的眼角渗出几滴泪珠，调皮的“霓儿”伸出鸟喙去吮，痒得西施笑出声来。

一队骑兵深夜叩响了馆娃宫的大门，为首的是吴王的近卫队长沮鞅。沮鞅的脚步声在响廊上重重响起，西施被惊醒了。

侍女来报：“沮鞅求见。”

西施的心猛地往下一坠，深夜急使，绝无好事。她镇静地穿好衣服，传令在便殿接见沮鞅。

西施探询的眼光直视沮鞅，沮鞅摇了摇头，解下腰上的宝剑扔于地上。西施的心随着宝剑撞地的声音“咯噔”一下。

“大王何在？”

“大王如今退守圣胥山，已被越军团团围困！”





“你身为近卫队长为何不随侍大王左右，却来干这种传令小卒之事？”西施的声调提高了。

“大王无颜再见茜妃，嘱我护送茜妃回姑苏城王宫。”

“我是吴王的妃子，自然应该与吴宫共存亡，我们马上起驾回吴宫好了。”

馆娃宫到姑苏城里并不远。往常这条路金车宝马，美女香粉，仪仗森严。如今西施在沮鞅的一小队骑兵护送下，凄凄惨惨地走在道上。

西施回头看了看夜色深沉中的宫殿：宫阙巍峨，气宇不凡，雕梁画栋，勾心斗角。它肯定难逃与姑苏台同样的命运。西施的马踟蹰不前了，她对笼中的“霓儿”说：

“再看一下你的家吧！我们再也见不着了。”西施觉得自己的声音酸酸的，心里也有些作痛，她的青春是在这儿度过的，不管那些回忆是酸楚还是甘甜，这座宫殿毕竟是她一段人生的载体。那么多的人为它付出了生命，如今，它就要付之一炬了。

“霓儿，离开这儿，你难受吗？姆妈心里真不好受，好像心被人剜掉了一块。”

沮鞅难过地别过头去，不愿再听这些叫人肠断的絮叨。“只有一只鸟儿陪她，她只能和一只鸟儿讲话。”他心里嘀咕着。

“姆妈真漂亮！”“霓儿”今天蠢得太离谱了。

“蠢物！”沮鞅在心里骂了一句。

西施一队人马刚进姑苏城不久，越国的兵马便尾随而到。姑苏城像一叶孤舟被淹没在越国的人海里。

越国士兵唱着西施熟悉的越歌，在城外安营扎寨，人喊马嘶，兵器撞击，铁锹在地上狠命地刨击，那是他们在挖防止吴军突围的鹿寨。

伯嚭站在姑苏城的城楼上，修这座城楼时，他曾预言：



越国人一辈子也不可能在城外安营。可是现在越国人的号角正在呜呜地提醒他那个预言的错误。对伍子胥来说，那是一个灵验的预言，在他的有生之年，越国军队从未越雷池一步。如今他们已是第二次饮马姑苏城外，吴国大势已去了！

眼前这个夜晚和十多年前他与伍子胥围困会稽山的夜晚何等相似，只不过如今他自己成了被围困的对象。

一道火光从馆娃宫方向升起，那是越军正在焚烧馆娃宫。

“第二个姑苏台！”伯嚭想。不能再这样耽误下去了，他要给自己找一条出路。越国人的金钱财宝填饱了他的私囊，如今他还要保住它们，他要和越国人做一笔大买卖，他的货是越国人最需要的——姑苏城——他完全可以奇货自居，以他过去为越国的斡旋和照应，更可以功臣自居。

“我是一个不倒翁！”伯嚭得意洋洋地拍了一下城上的女儿墙。

同一时间，西施也正站在城头，看着城下耀武扬威的越军。熟悉的乡音响在耳畔，但她自己要说出地道纯正的越语已经很困难了。她一连说了几句越语，自己都不满意，后来讲了一声“母亲”，自己觉得就这一句话还是原汁原味的。

越军的大旗在城下飞扬，其中最多的是“越”字大旗和“范”字大旗。范蠡如今是越军的统帅。

“范郎”，西施忍不住用越语轻唤了一声，好久没叫过这个名字了，仍有一种脸红心跳的感觉。

“我的丈夫是吴国国王，我的情人是越军统帅。”一个念头窜进了西施脑子。“我的情人正在围困我的丈夫，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女人。”

看着风中飞舞的“范”字大旗，一股愠怒涌上了西施心





头，都是你把我推到了这尴尬的境地。你以为打垮我丈夫就可以接走我了吗？不！“范郎”，没有这样容易的事。我再不是苕萝村的那个小女孩了，我是吴国的贵妃。人是应该有尊严的，尊严对女人来说尤为重要。殉夫！这个念头牢牢盘踞在了西施脑中。我丈夫是吴国的国君，我是吴国的贵妃，君为国亡，妻为夫死。一种凛然的悲壮涌上了西施心头。

“范郎！”你等着为我收尸吧！想着范蠡为自己收尸时痛不欲生和抚尸痛哭的惨景，西施感到快意和愉悦。她闭上眼睛，体会着自己是一具冰冷僵直的死尸的感觉。

“茜妃，请回宫歇息吧！”沮鞅以为西施困了，牵住她的马笼头与她并辔而行，好在她发困坠落马下时扶住她。

西施体会到沮鞅的好意，报之以一个温馨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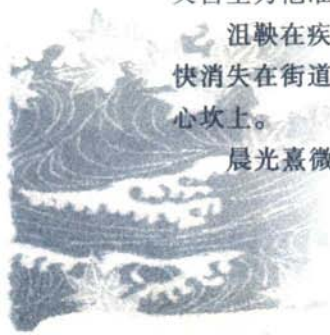
我这一生也够值了！那么多的男人都真心喜欢我，有的还为我丢掉了他们的性命。作为女人，这是一种骄傲，是一种幸福，但更是一种羁绊，一种负担。我长得漂亮，这是男人追求我最原始的动力，仅仅是因为漂亮吗？不！我想我的心很善良，一个美丽而心狠的女人是可怕的，只有美丽而善良的女人才是可爱的。

“茜妃，你先好好歇息吧！我要上城协助太宰守城，以姑苏城的储备和防御守他个三年五载没问题。”沮鞅把西施抱下马来，西施在他怀里露出了新娘般的羞怯，沮鞅的脸也有些发红。

“有机会给大王捎一个信儿，让他别守在圣胥山，我在吴宫里为他准备了酒宴，他是一个永远的英雄。”

沮鞅在疾驰而去的马背上向西施举了举手中宝剑，很快消失在街道拐角处，只有嘚嘚的马蹄声还隐隐敲在西施心坎上。

晨光熹微，凄惨的鸡鸣在姑苏城上空叫丧似的响起，





姑苏城死在春寒料峭的晨光里。只在长满青苔的城墙上，有几处裂缝中吐出了报春花的笑脸，证明它曾经是一个活物。

奇怪的喧嚣声传进了西施迷迷糊糊的耳朵，叮叮咣咣的铁器撞击中混杂着杂沓的脚步和小声的叫骂。会不会是吴王回来了，她赶紧坐起来，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又用手在脸上使劲儿搓了几下，她不想让吴王看见困顿、惨白的脸。隔了一会儿，她又不放心地往脸上抹了一点胭脂，尽管她平时最讨厌那种不健康的矫揉造作的红色。

“茜妃，快走！伯嚭贼子献城了。”沮鞅一头撞了进来，抱起还懒洋洋斜靠在床上的西施。西施吓了一跳，急忙掩住胸衣。沮鞅顾不得许多，操起一件锦被往西施身上一裹，“走，出北门，去圣胥山找大王去！”

侍卫早准备好了马匹，沮鞅扶西施上马，环顾左右，“我在前面开道，你们死命也要守住茜妃。”他猛地抽了马儿一鞭，连人带马射了出去。

“慢！”西施叫了一声。

沮鞅打马折回，“茜妃有何吩咐？”

“我的鹦鹉！”西施有点不好意思。

“属下该死，把它给忘记了！”沮鞅闪身下马，冲进宫中，不一会儿，就拎着鸟笼出来了。

“冤儿”一见西施，来了精神，欢蹦乱叫，“姆妈早上好！”

沮鞅把鸟笼递给一个侍卫，“带好，你可以不在，鸟儿必须在。”

“是！”忠诚的近卫军回答。

沮鞅又扬起了马鞭。杂沓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犹犹豫豫的，生怕中了埋伏。接着传来几声惨叫和弓箭的嗖嗖声。守卫王宫的近卫军在几条街口处与越军遭遇了。





“慢！”西施又叫了一声。

“茜妃还有何吩咐？”沮鞅依然是彬彬有礼，态度谦恭。其他侍卫也是敛神屏气，紧紧地勒着马缰，没有接到命令，他们是不会乱动一下的。

不远处的呐喊厮杀更惨烈了。

“带着一个女人和一只鸟儿，你们肯定冲不出去。我不走了！”西施轻飘飘地跃下了马背，像一只轻盈的燕子。

“请茜妃收回成命！”沮鞅真有点着急了。

“请茜妃收回成命！”其他侍卫也同声说道。

“我是吴王的妃子，我应该守在王宫里；你们是大王的近卫，应该守在大王身边，这是很明确的责任。”西施的语气很坚决。

“茜妃不走，我们只有死在你面前。”沮鞅抽出了宝剑，其余侍卫也抽出了宝剑。

“别傻了！我好歹是一个越国人，他们不会拿我怎样的！”西施取过装着“霓儿”的鸟笼，闪闪的刀光在她脸上显出圣洁的光。她缓缓捋起了衣袖，露出白藕一样的手背，把它伸给了沮鞅。

沮鞅眩晕地接过了玉手，在上面似点非点地吻了一下，头上大红的簪缨在西施手臂上散开，红得耀眼。

西施用圣母注视圣子的柔情看着其他侍卫，他们把马排成一条线，依次吻过这位高贵女人的手背。侍卫们的吻有点拘谨、激动和局促，沮鞅的那一下最痴迷，也最亲昵。

“走吧！”西施像在劝说不肯离开母亲的孩子。“走吧！”母亲的话中蕴含着深情和期盼。

一小队人马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远处冲去，马掌在青石路面上溅起点点火花。

厮杀声渐渐平息了，一声号角响起，一切喧嚣都归于沉寂，接着又是整齐而有序的脚步声。西施明白越军正在



宫门外整队,准备进城。

“吱扭”一声,沉重的宫门被打开了,一缕阳光照到了西施脸上,红澄澄、透明,像给她脸上抹上了一层琥珀。

大马靴在白玉台阶上轧轧作响,好像只有两三个人,不是大队人马。

西施根本没有理会走进大殿的三名越国将官,自顾捧着“霓儿”,和它亲昵地耳语着。

“早上好!”“霓儿”毕竟是一只鸟,而且是一只喜欢在生人面前卖弄饶舌的鹦鹉,热情地向三位越国将军打招呼。

“早上好!”三名将官有点不知所措,怎么这位闻名遐迩的美女说话竟这样怪声怪气、扭扭捏捏。

“既然我的鹦鹉已经向三位问过好了,我就不再啰嗦了。”西施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台阶,免掉了许多尴尬。

“奉我军统帅范蠡大夫之命,前来接管吴宫。”

“对了,这座宫殿是你们的战利品,你们有权处置它,可以为所欲为,再把它烧掉怎么样?”

“吴王宫眷,仍居住吴宫。其他闲杂人不得入内,不得损害吴宫中一草一木,违令者无赦。”为首的越国将官有板有眼地宣读着范蠡签署的命令。

“我不知道我应该感谢越王,还是应该感谢范大夫,所以我无从谢恩了。”

“你不认识我了吗?西施。”越国将官摘下了头盔。

“你是桑耳?”西施叫出了声,记忆触电般地复苏了,苕萝村如梦的小溪,儿时的玩耍、嬉游。但她转瞬又恢复了贵妃的高傲和冷漠。“你到底当兵了,你现在任何官职?”

“中军副将。”

“升得不慢嘛!杀了不少人吧?不然怎么会爬得这样快?”





“怎么会爬得这样快?”“霓儿”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插话的机会。

桑耳无法理解地摇了摇头,“西施,你变得太多了!要是你母亲还在世的话,她也认不出你。”

“我母亲她……”西施很快控制住了自己。入吴十多年了,老人家年纪也不小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范大夫厚葬了伯母,乡亲们也出了不少力。”

“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

“范大夫到!”随着一声吆喝,范蠡昂然走了进来。他依然是一身素白,白袍白甲,白色的大氅一尘不染。

两个人无言地对视着,盈盈的眼波中有隔膜、猜忌、怨恨、欣喜……都是无情岁月琢磨出来的。

往日的温情上哪儿去了?他们在心里默默自问。

范蠡朝三名手下挥了挥手,他们知趣地离开了,桑耳在离开时,还把宫门带上。阳光从西施脸上消失了,只剩下一对闪闪烁烁的眸子在黑暗中透亮。

“我们又见面了。”

“是的,又见面了。”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托你的福,范大夫。”他还在关心着我,西施的鼻子里酸酸的,但她的腰挺得更直了,头更高地扬起。

“你可以用越语讲话,不用吴语了,当初你是那样深恶痛绝讲吴语。”

“你是那样恨铁不成钢地逼我学吴语。”时光又倒流回土城那温馨销魂的酒瓮,空气中也有浓郁的酒香。西施不由自主地耸了一下鼻翼。“我是吴国的贵妃,当然要讲吴语。”

“你不是什么贵妃,你是我的西施。”范蠡朝前迈了一步,眼中快喷出火来。



“你的西施？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西施紧紧地咬着嘴唇，小巧的血花在唇上绽开出美丽和鲜红。

“我想我可以先帮你忘掉这该死的吴语，我要你讲越语。”范蠡咬牙切齿地咆哮着来到了西施身边，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冤儿！”范蠡梦呓般地呼唤着西施的乳名。“我知道你受了不少苦，不少委屈，让我们重新开始吧！”他的吻细腻地在西施的头发和脸颊滑动。

西施一动不动地任他抚摸、亲吻。范蠡觉得自己搂着一块千年不化的坚冰和不再发芽的老藤。

“全完了！全毁了！再也找不回往日的柔情和缠绵，苕萝村的女儿已经干涸了、枯萎了！”范蠡凄苦的泪滴滴落在玉石地板上，滴滴答答地响着。

“范大夫，你违反了自己的军令，不得擅入吴宫。你刚才谈的肯定不是公事。”

“冤儿，难道你真的就已经心如槁木，再无一丝光亮了吗？”

“对了！就像这黑漆漆的宫殿一样，不透一丝光亮，也不需要任何光亮。”

范蠡又把西施搂入怀中，把满是泪痕的脸贴在西施脸上。

他为郑姐姐的死流过泪，他现在又在为我哭泣了。可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再没有了，已经流了十多年了。

“别这样，范大夫！我丈夫还被你们困在圣胥山，我随时会去追随他的。”

“是我自己害了自己，也害了你！”范蠡脚步踉跄地向宫门走去，头重脚轻地歪歪斜斜。

宫门打开又关上了，刚射进来的一缕光线被连根斩断。西施只觉得眼前一亮，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劫后余香

周敬王四十四年，越军攻占了吴国国都姑苏城，但吴王夫差仍在圣胥山率领亲信的近卫军进行着最后的抵抗。

又有两员越国偏将被斩，越军的又一次冲锋被打退了。越王勾践皱着眉头在中军大帐里焦灼地踱步。

“姑苏城都攻破了，小小弹丸之地的圣胥山竟攻它不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姑苏城里有伯嚭，圣胥山上除了夫差就是近卫军。”文种安慰着他的国君。

“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说笑话，马上组织敢死队，今天一定要提夫差的人头来见我！”勾践不耐烦地打断了文种的话。

范蠡心中震了一下，越王最近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大王，圣胥山上尽是吴国的精锐，冒死强攻，伤亡太大。”

“那怎么办？难道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不成！”勾践有点气急败坏。十年生聚，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关键时刻，却偏又有许多人要来碍手碍脚。

“大王，吴国使臣王孙雄求见。”军校向勾践禀报。

“不见！”范蠡与文种同时说道。“二十年前，是上天把越国赐给夫差，而夫差不取；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大王，大王不可不取。不取，则受其害。”

“既不让寡人进攻，又不让寡人见吴国求和的使臣，两位爱卿到底有什么好计？”

“要让夫差降，要逼夫差死！”文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



“让夫差死就只要强攻，要让夫差降，是万万不能的，寡人太了解他的性格了。”

“可是有一人能劝夫差降。”

“谁？马上替寡人召来。”

“西施！”文种加重了语气。

“西施！越国绝色的美人，美人计中的女主角，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勾践以手加额，连说自己糊涂。“马上去把西施传来。我倒要看一看越国的绝色美女被夫差蹂躏成什么样子了。”

“不可！此女性格刚烈，不肯受召而来；再者，她目前的精神状态不太好。”范蠡的心像被人冒冒失失地踹了一脚。

“还是范大夫怜香惜玉。也好！此女既是由你聘来，那么还是由你说动她劝说夫差投降，也算功德圆满。”勾践笑嘻嘻地拍着范蠡的肩。

范蠡拉开吴宫紧闭的宫门，阴冷的寒气逼得他倒退了一步。自己的情人，那位旷世的奇女子就待在这一座坟墓里。他的心抽搐得一阵一阵地发紧发痛。范蠡迈进了吴宫，守卫的越军要递给他一个火把，他谢绝了。在阴暗的石室里被囚三年，他的眼睛已习惯于在黑暗中辨别物件。“哐”、“哐”，范蠡迈出的每一步都引起巨大的回响，吓人声在寂静如旷野的宫殿里回旋。“扑棱”、“扑棱”，几只蝙蝠直向范蠡冲来，他慌忙用手挡开，蝙蝠黄莹莹的眼珠久久地印在他的视线里。

一片灰白的模糊平趴在大殿正中的案几上，越走越近，范蠡断定那是他日思夜想的西施，他已经看见了她那伤心欲绝的发梢。可怜的女子！她就这样在这儿趴了一天一夜，滴水未进。

“早上好！”“霓儿”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娇养惯了的





小东西从未吃过这样的苦。

“可爱的小东西，你的主人还好吗？”

“姆妈真漂亮！”“霓儿”已经饿得神智昏乱了。

范蠡的眼睛湿润了，干涸了十多年的泪腺在这几天彻底恢复了，似乎要赔尽前几年未曾流的泪。

西施动了一下，头发优雅地朝后一滑，现出那张惨淡如玉的脸。

“你到这座坟墓里来干什么？范大夫，是要和我这具僵尸做伴吗？还是要把我挖出去曝光？”

“霓儿，你太苦了！你知道我现在后悔什么吗？”

“范大夫有鬼神莫测的玄机，我又哪儿能猜得透，我没有心情去猜。”

“霓儿，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到有阳光、有草、有蝴蝶的地方去好吗？”

“霓儿，霓儿，你是叫我的鸚鵡吗？对了！把它带走，别让它在这儿陪一具僵尸，它还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怪可怜的！”

“那你呢？”

“我？我在等待，等待我丈夫战死的消息，我要在他的宫殿里为他殉葬。”

“他现在很好，他还可以一直活下去，只要你劝他投降。”

“是真的吗？范大夫不会骗我吧？”

“越王已经答应把他安置到甬东（今鄞县），给他五百户奴隶，让他终老一生。”

“对于一个霸主来说，这的确是一份厚礼，天大的馈赠啊！”西施惨然一笑，照亮了阴森的大殿。

“你可以不去。”

“不去？跟你走？让吴国的贵妃跟着越国的大夫回国？”



请问，这是周朝的礼法吗？范大夫，你可是一向以礼义闻名于列国的。”

“你真的要跟他去？”

“我会跟他死，自然也会跟他去。我过去不是一个好女人，现在我要加倍地疼他、爱他。我发现我胸口里全充溢着对他的爱，都快盛不下了。”

“你已经是他的人了！”

“对！我是他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就是你们这些男人的逻辑，真荒唐！可我偏信！偏信！”西施摸着自己快哑的嗓子，她太虚弱了。

范蠡上前不由分说地抱起西施。

“不准对我非礼！不准对我非礼！”西施虚弱的拳头凶狠地擂在范蠡眼睛上、鼻子上，而且出血了！

“我先带你去治疗，然后才能让你去劝降。”范蠡抱着西施大步向宫外走去，他要尽快带着她离开这座坟墓。“冤儿”在他手里的笼中颠簸着，小东西被颠得满嘴胡言：“你是天底下最温柔的丈夫！”

范蠡在闭上宫门那一瞬间，发现吴宫的台阶上已长出了青青蔓草。

“准备弓箭！”沮鞅听见一阵啾啾的马蹄声，大声吩咐手下。他几乎是半裸着上身，刀痕遍体的肌肤显示出雄性征服的气概，手中握着一把卷刃的大背刀。

沮鞅以为自己的眼睛看花了，“茜妃！”西施扬着高贵的头，骑着一匹小白马，一颠一颠地向吴军阵地跑来，她优美、雅致的曲线随着白马的一颠一伏更显动感和娇媚，一顶大红斗篷醒目地晃动。

沮鞅伸出去扶西施的手又缩了回去，他发现自己几乎是衣不蔽体、全身血污，手臂木木地僵在半空。





“抱我下马，漂亮的小军官。”西施含笑提醒沮鞅，“这是你的职责，卫队长。”

沮鞅如梦初醒地把西施抱下马，不好意思地看着她身上沾的血迹汗渍。

“这是最好的见面礼。谢谢你——沮鞅——忠诚的卫队长。”西施又吩咐随行的几个下人把苹果和干肉分给众人。

“茜妃万岁！茜妃万岁！”近卫军们爆发出巨大的声浪。

“茜妃，请跟我来，大王在后面的营帐里。”沮鞅领着西施绕行过死马和战车的残骸。西施仪态万方地提着裙角在战场上移动着。

“我们还能支持多久？”

“按理早就支持不住了，可凭着忠诚和勇武，我们至少还能支持十天。”

“十天以后呢？”

“一切听大王安排。”沮鞅领着西施来到一座小帐篷前停住了。“大王就在里面，你进去吧！”说完，他很快消失在西施的视线之外。

西施拉开帐篷门边垂下的布幔，窥看里面的动静。吴王端坐在一座小案前，闭目养神，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眶里，颧骨也凸了出来。“我这耳朵也不灵了！刚才还明明听到有人喊‘茜妃万岁’，她怎么可能出现在此时此刻呢？真是荒唐！”吴王自言自语，一边还不住摇头。

“大王，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由荒唐构成的，再大的荒唐也显得不荒唐。”

吴王像被蜜蜂蜇了一下，诧异地睁开了眼睛，就是看见死神本人也没有比看见西施更让他惊奇的。

“真要命，让你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模样。”



“我高兴地看见我的丈夫还很健康！”

“托爱妃的福。”吴王高兴地用食指敲击着木案，“我用什么来招待你呢？我这儿除了马肉就是血水。”

“我给你捎来了你最爱吃的油炸大蟹。”

夫差目瞪口呆地看着西施变魔术似地把一大盘油炸大蟹摆到他的案前。黄灿灿的螃蟹挥舞着大钳，张牙舞爪。

“跟我以前一样不可一世！”夫差自嘲道。

“螃蟹可比你精神多了，看人家长得膘肥体壮的，你都快瘦成皮包骨了！”西施在夫差身边坐下，扯下一只大钳塞进他嘴里，“好好嚼嚼，才容易消化。”

“谢贵妃赏。”夫差的大嘴急促地上下咀嚼，西施又塞进了第二只、第三只……，直至夫差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说“够了”，才住手。

“感觉真不错！”夫差心满意足地说。看了一下盘子里所剩无几的几只大蟹，有点后悔，“吃得太快，还没有品出味儿！”

“瞧把你美的！”西施欣赏着夫差贪婪的吃相。

“谁让你来做说客的？我的爱妃。”夫差把手在身后的布幔上擦了擦，搂住了西施。

“越王答应把我们安置到甬东，我们可以过几天男耕女织的生活了！这不是我们多年的心愿吗？”西施紧贴着夫差的脸，抚摸着他强健的胸膛。

“以前想过，可现在不想了。以前是隐逸，现在是投降，让周天子敕封的霸主投降，你觉得合适吗？”

“可这圣胥山也守不住几天哪？”

“这我比你更清楚，我之所以一直未采取行动，是因为我还心存一线侥幸，想见你最后一面。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匆匆分手，至少还应该郑重其事地告别一下吧！真是天送





人愿哪！”夫差怜惜地捧起西施的脸颊，用嘴唇在上面倾诉着他的爱意和难以割舍的迷恋。

“行动？大王，你要采取什么行动？”西施睁开了迷雾深潭中的眼睛，她已经明白夫差要采取什么行动了。

夫差意味深长地笑了，“君为国死，我还能有什么行动呢？”夫差摸了摸脸上的胡茬，一把乱七八糟的杂草憔悴着。“称霸一方，有最美丽最柔情的美人，我这一生还有何求？活过、爱过、恨过，现在该好好悔过一下了。”

“大王，你想得太多了。我们抛开这一切，到荒无人烟的东海边上去，种几棵桑树，养几塘鱼，闲暇时晒晒太阳，有一大群孩子围在身旁。昨日已逝不可追，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我只后悔两件事：一悔误杀了伍相国；二悔过去没有多疼你，现在又丢下你一人。”夫差陷在他自己情感的漩涡里。

“我已经很知足了。你对我的情，掰成二百份，分给二百个女人，也足够把她们淹没，也足够她们陶醉。”

“多好的一对呀！他们是多么地般配！”对面一个小小的铜镜照出拥在一起的虎背熊腰和杨柳腰肢。“此情只应天上有！”西施一根根地把夫差纠结在一起的胡须理顺。

“真长，我给你刮一下吧！”

“可我这儿的刮胡刀早就不知扔哪儿去了。”夫差在桌子上乱翻了一气，“死都不怕，我还怕胡子长嘛？”西施被夫差逗乐了，也帮他在案几上翻捡。“你呀！总是改不了乱扔东西的坏毛病。”“都什么时候了，还来烦我？”夫差笑着刮了一下西施的鼻梁。西施不答应了，别转脸生气了，“人家鼻梁本来就不高，还要老刮，都快成塌鼻梁了！”“你的全部风情都好在这一个塌鼻梁上，要是你鼻梁挺括的话，你就不成其为西施了！世界上漂亮的高鼻子很多，但西施的



鼻子却是独一无二的，精美绝世的。”

西施一把夺过铜镜，对着脸揣摩半天，喃喃自语：“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塌呀！”

“这儿有一把小剪子，还是你送给我的，用它可以剪胡子吗？”

“太好了！让我给你剪。”西施趴在夫差怀里拢开了他下颌上的草堆。

“先剪这根长的，嗯，还带点儿卷。”西施揪出最长的一根黄须，把它连根剪断。

“舒服！”夫差身子一激灵。

“再来一根卷的！”西施把剪下的胡子向空中一抛，吹了一口气，胡须洋洋得意地飘向天空。

地上的胡须越积越多，夫差的下巴渐渐露出一片光洁。

一阵凄惨的号角，接着是一阵鼓声，肢解了浪漫、温馨的帐篷。

“越国人又要玩什么花样？别理他们，该剪耳下这一络了。”

“夫差听好！”又是一阵金鼓之声。

“他们以前可不这样叫，都叫我大王，自称罪臣。现在想治他们的罪也迟了！”

“世无万岁之君，总之一死，何不快快投降，免使吾师加刃于王耶？”越国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

“他们又在逼宫了，真是一帮罪臣。”夫差站起身，“替我穿好铠甲！”

西施给夫差带上头盔，又给他套上铠甲，最后给他扯下了护脸罩，只剩下一双深陷的眼睛留在面颊上。

“吻这儿！”夫差指了指眼睛。西施踮起脚仍然够不着。夫差苦笑一声，“看来你只有我躺下去后，才吻得着”





我。”

夫差领着西施来到了前沿阵地。越国人又在山下排开阵势，西施劝降的时间长了一点儿，勾践又忍不住了。

“沮鞅，和我下去玩一遭怎么样？”夫差从一个近卫军手中接过一杆长戟。

“一群老鼠而已！”沮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一跃上了战马，抽出了宝剑。

“爱妃，今天让你开开眼界。”夫差在靴子上蹭了一蹭长戟上的血渍。一勒马缰，战马一声长嘶，前足腾空，夫差和他的长戟直指云天，刮起一阵飓风。沮鞅两腿一夹，马刺一扎，坐骑也蹿了出去。

越军的人墙被撕开了一道大口之后，又合上了，方阵的中心像沸锅，人和马搅成一团，不断有人落马，不断有人惨叫……夫差的长戟就像乐队的指挥棒，指向哪儿，哪儿就是一片骚动，一片混乱。越军巨大的方阵围着两骑人马旋转，进退。

半个时辰后，夫差、沮鞅又回到了圣胥山上，夫差将两颗越国将军的首级抛在地上，“再杀这种无名之将，我都于心不忍了！越国的上将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西施用袍袖轻轻拭去夫差脸上的血迹，抚摸着她身上的几处新伤，欲哭无泪，欲笑无声，血腥、恐怖的场面让她有些晕眩。

“爱妃，看见了吗？不是我不会打仗，而是我不会用人。如果早听伍相国的话，我又何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倘死者有知，我又有何面目去见先王和伍子胥于地下？”夫差解开头盔，掷于地上，“爱妃，替我系上我的王冠。我要死得像一位堂堂正正的君王，一位显赫一时的霸主。”

西施替夫差系上王冠，趁他一低头时，在他的眼睛上吻了一下。



“谢谢！爱妃，这是最好的送别了！”夫差环顾众人。“谢谢大家这种时候还在我身边。”

“愿为大王效死！”众人一齐跪拜在地。

“王孙雄，在我尸体的脸上盖上三幅重罗，我无颜去见伍相国。”

“遵命！我的大王。”王孙雄一如他往常的平静。“这才是一个君王的死法！”他在心里赞叹。

“大王！”西施款款走至夫差面前，双手勾住了他的脖子。“我是越国人派来对你行使美人计的！”泪痕打湿了她的香腮。

“你确实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美人呀！我可没觉得自己中了计。货真价实的美人总会让男人迷恋，不管他是君王，还是小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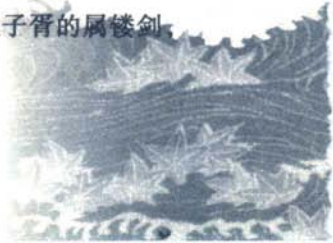
“大王，带上我，我们一快儿走吧！”

“我当然想这样，有你陪伴，死亡不过是一杯醇酒。可是我没有这个权利，你不属于吴王夫差，你的美是清晨的露珠，是傍晚的山岗，属于孩子、老人，属于世上一切的人。活下去吧！爱妃留给后代一个恬淡隐退的榜样，不要暴殄天物，残缺了世间独一无二的珍品！”

“诸君！来世再见。”一道白光由夫差手中向颈上勒去，一片血红迷住了西施的眼睛。

“他是一位真正的君王！”王孙雄取出三块重锦盖上了夫差的脸。隔着遮面的重锦，他抚摸着夫差脸部的轮廓，“这是他的嘴，妙语连珠的话从里面泉涌；这是他的眼睛，射出让敌人心惊胆战的寒光；这是他的鼻子，使他的容颜高贵纯正……”

“我应该做一位真正的王妃！”西施掰开夫差紧紧握着剑柄的手，拾起了宝剑。这就是夫差赐死伍子胥的属镂剑，他用它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属镂啊！你吞噬了一位贤相的生命，结果了一位盖世的霸主，你又要结束一位美人的性命了！你这嗜血的野兽！”

“沮鞅，凭吴王和我的尸体，你们可免一死，待我死后把这把属镂剑交给越王，他想这把剑已不止一天了。只希望他能善待吴国的子民。”

“就此别过了！吴国忠诚的武士们。”越国绝色的女子向吴国的卫士告别，钢打铁铸的近卫军变成了一群悲哀的雕塑，伫立在她的四周。剑尖离西施的喉头越来越近，刀尖已经快触到肉了。沮鞅一步跨到她的身后，在她的太阳穴上重重一拍，西施晕了过去。

“西施在哪儿？西施在哪儿？”范蠡在战场上揪住人就问。他看见了夫差盖着重锦的尸体，王孙雄自缢在他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夫差周围躺着好几具吴国近卫军的尸体，他们是和割夫差首级报功的越国士兵肉搏而死的。夫差的头仍在他的躯干上。可西施在哪儿？

一具近卫军的尸体蠕动着，沾满血迹的手向范蠡伸了过来，粘稠的血浆顺着他的臂弯往下淌。

“范大夫！”声音像是从地狱烈焰中冒出。

“沮将军！”范蠡悚然一惊。他和沮鞅见过几面，对这个漂亮小伙子很有好感，在他的身上展示着范蠡的过去。“你没事吧？”范蠡把沮鞅搂在怀中，立即发现沮鞅已经不行了，胸膛上一条大大的口子正不住地往外渗血。

“范大夫，快去救茜妃，她被一群黑衣人抢走了。”沮鞅拼出了最后的力气，悬如游丝的生命现在就挂在他嘴边。

“黑衣人？”范蠡有些茫然。

“一群讲越国话的黑衣人……”沮鞅生命的泉水滴尽了，最后一粒水珠钻进砂粒里，倏而消失了。



“讲越国话的黑衣人？黑衣人……”范蠡在黑暗的深渊中见到了一点流萤。二十年前他在苎萝村求聘西施时，不是由越王穿黑衣服的宫廷侍卫给他送来了越王的密旨？从勾践一到圣胥山督战的时候，就有一只乌篷大船停在不远处的吴江上，说是越王的宫眷，神秘诡异地在江中游荡。范蠡向山下望去，乌篷船已不见踪影，只在远处江天交接处有一点帆影。

“索性拼他个鱼死网破！”范蠡阴云密布的脸上笼上了一层杀气。几只老鸦盘旋在他上空哇哇乱叫，它们被一片血腥引逗而至，用厌恶的眼睛看着碍手碍脚的范蠡。有几只还朝他俯冲下来，用翅膀扇起阵阵砂石。

薄暮冥冥，雾气隐隐，清冷的月色点点滴滴地在水面闪烁，乌篷船上的灯火如鬼火闪烁在江面上。

西施在船舱中醒来了，她记得自己是准备以身殉夫的，后来好像是头上挨了一掌，便不知人事了。

“梦耶？非耶？”西施感觉到自己是在一条正在江中疾行的船上，船头溅起的哗哗水声和船桨击水的声音更证实了她的判断。

“是梦又非梦！”一张衰老，满是褶皱的妇人面孔映入了西施眼中。西施从她脸上看出了不怀好意的诡秘和幸灾乐祸的挑逗。

“你是谁？你想要干什么？”

“你猜我是谁？你猜我想干什么？”妇人话中有一种阴森的刻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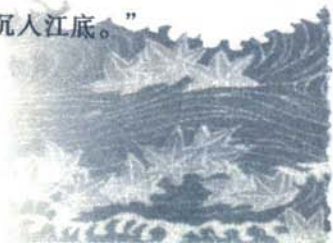
“你要带我到哪儿去？”

“带你到你该去的地方。”

“你想害我？”

“确切地说，是要把你绑上一块大石头沉入江底。”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坏女人，你是个狐狸精。你已经害死了一个国君，毁灭了一个国家。不能再让其他男人受害了。”

“你说得有道理，我对这个罪名是无法抗诉的。请问你是以谁的名义，凭借谁给你的权力来对我进行惩罚？”

“我以女人的名义来惩罚你，这还不够吗？女人有权利对自己的败类进行惩罚。你败坏了女人的名声，你丢了女人的脸。”

“我没有毁灭吴国，但吴国因我而亡；我爱过吴王，可吴王却因我而死。我确实是有罪之人。你有这个权力。”

“那些男人都爱你吗？他们是真心的吗？”

“如果牺牲是爱的本义的话，他们就算是爱了，有的人甚至把自己都牺牲了。男人是很可爱的，女人永远都离不开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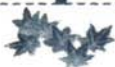
“天啊！听一听这个堕落的女人在说些什么？她简直是在亵渎神灵！她凭借一脸的狐媚就可以任意操纵男人，这样的世界分明是一个猪圈。”

“你嫉妒我？我听出来了，你是一个没有得到男人爱的女人。可怜的人哪！”

“不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狐狸精，善良正直的女人才没有男人爱。褒姒、妲己……这些例子还少吗？”

“不！你绝对不是善良的，你有一种暴戾之气，那是长期压抑和蓄意报复才有的气息！你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对，我就是报复！报复所有像你这样幸福的女人。要让你们知道勾引男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虽贵为王妃，可是我得到的才有你得到的千分之一：为了做一个好妻子，我陪丈夫吴做了三年牛马；为了做一个好王妃，我起早贪黑地采桑织布，因为王妃必须要给百姓做出榜样。有时候我想戴一件像样的首饰，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可是马上就要想到这样做会不会在宫中引出浮奢之风。我就像是



蚕茧里的一只蛹，一只可怜的小虫。”

“可你有子民的爱戴，史官会在青史上为你大书特书。而我呢？我不闭眼睛都能想出泼在我身上的污水。”西施顿了一下，“你是越国的王妃吗？”

“是的，我就是那个被万民赞誉的贤妃。有时候，我真想变成你的一个小手指头，享受一下你所享受的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感情和关怀。就凭这一点，你也非死不可！你死定了！”

听着两个女人在舱中的对话，守在船头的两个黑衣侍卫低声耳语。

“王妃的手是不是太狠了，多可爱的一个女人，像……你找不出恰当的东西来形容她。”

“可我怎么就觉得舱中是一只白天鹅和一只黑乌鸦在对话呢？”

两个黑衣侍卫笑成一团。

“后面有一个亮点。”

“一艘渔船！”

“深更半夜哪儿来的渔船，快去向王妃禀告。”

一个黑衣侍卫掀开挂在舱门上的竹帘，低声禀告：“王妃，后面有一条船追上来了。”

“哦！会是谁呢？”越国王妃走出中舱，一条小船越来越近。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渔夫手执篙杆正在船头敞胸露怀地大声高歌：

大江茫茫路无踪

回头是岸万事空

“不像是个渔夫，倒像是一个江湖豪客。”黑衣侍卫凑在王妃耳边说，“要不，先干掉他再说。”





“这儿是什么地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凭空惹事。”

“回王妃,这儿已是三江口了。”船头的侍卫低声说。

“好!先把那小贱人绑上石头,再送她到龙宫,这样一个山青水秀的三江口,一点也不委屈她!”

“不!我自己来!”西施把侍卫搁在她身上的手甩开。她微笑着把住了舱中早就备好的一块石头,“绑吧!谢谢你们替我做了我想做未成的事。”

“小贱人死到临头还嘴硬!”

“王妃,我和你一样也是王妃,你骂我是贱人无异于骂自己。这个世界对女人已是太多的不公平,为什么女人之间还有如此的苛刻寡恩呢?”

“你真的一点不怕死?”

“活过、爱过、恨过,无怨无悔,但求速死。”

后面的小渔船已越来越远,能看到船夫腰上别着的一把大砍刀。

“快点动手!”王妃赶紧吩咐道。

西施的脚浸入了水中,接着是腿、腰、胸,她像一个远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只有这水才是真正的至清至洁,荡污去秽。

我是水的女儿!

还我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身吧!

江水没过了西施的头顶……

相期云汉

一只手抓住了她的手,一瞬间,她觉得自己轻了许多,轻得像一个婴孩,一无所有、一无牵挂,甚至没有思想,没有记忆。



范蠡抱着西施慢慢露出水面，一步一步地走上沙滩，摇摇晃晃地趑趄着，终于倒在沙滩上。倒下去时，他没有忘记把西施抱牢，西施仍然平躺在他怀里，湿淋淋的长发从范蠡臂弯里垂下，滴答着水滴，她睡熟了，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婴儿。

桑耳急忙从远处向他们跑来，他的腿、胳膊都带伤了，一拐一拐地蹒跚着。两个男人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抱着西施朝岸上走去。江水混着血水从他们身上滴下，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痕迹印在沙滩上。

范蠡知道西施被劫持后，立即去找桑耳，他谁也不敢相信，只信任这个苕萝村出来的中军副将。桑耳一听，二话不说，操上兵器便跟他走了。他们在一个渔翁处借了一条小船，便赶了上来。范蠡不敢露面，越国人对他太熟悉了，只有躲在舱底；桑耳换上了渔翁的衣服，贴上了假胡子，化妆成一个江洋大盗。当他们发现西施被抛入水中后，桑耳驾船赶上大船，挺刀上船与越王侍卫格杀，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范蠡则潜入水中营救西施。

桑耳估计范蠡已经得手，便跳下小船，摇橹遁逃了，他已经认出端坐在中舱的是越国王妃。

这是一座江心的小岛，树木葱郁，飞禽走兽众多。范蠡、桑耳找了一个向阳避风的山洞，把西施放在洞前的草坪上，他们则瘫倒在一边直喘粗气。

“得先给她控水。”桑耳说。

“嗯，你看着办吧。”

桑耳给西施控完水，用手试了试她的鼻息，细若游丝，时有时无。

“不行，还得帮她加强呼吸！”

“嗯，你给她弄弄吧！”

桑耳犹豫了片刻，终于把嘴贴到西施的唇上吹气，那





两片失去血色的嘴唇冰冷着他的心和身子。

呼气、吐气；呼气、吐气。西施的胸脯渐渐有了些起伏。桑耳尽量把眼光避开那两处从湿淋淋衣服中蹦出来的高耸。

“她的衣服也要换，不然肯定会生病的。”

“嗯，你给她换吧。”

“范大夫，你就是用撒手不管来表达你的歉疚的吗？我真后悔当初在苎萝村没敢站出来和你竞争，保住我的西施。不然她早就成为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瞧她现在，好好的苎萝村女儿被糟踏成什么样子了？我真恨不得——”

“渔船上渔妇的衣服还在，可是我们怎么好给她换哪！”范蠡停止了哼哼唧唧，开始解决实际问题了。

“要是有个丫环就好了！”

“这不是废话吗？”

“我的意思是说有个女的在场就好了！”

“同样是废话！这里有母猴子、母山羊，可就是没有女人——除了她以外。”

“那就只有咱们给她换了！”

“都闭上眼睛！”

两个“盲人”在西施身上折腾。他们越是紧张不安，越是忙中出错，在给西施穿上干衣服后发现湿衣服忘了脱，只得又是一番捣鼓。

西施给他们折腾醒了，吁出了长长的一口气，睁开眼发现两个男人煞有介事地闭着眼睛在自己身上做着吃力的动作，小心翼翼如同小偷。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两个男人吓得一屁股坐在草地上，用手抚住猛然一沉之后又狂跳不已的心脏。

“给我吧！我自己来！”西施立即明白了他们的善意。



“谢谢了！”她拿着衣服走进了山洞。

“我该回去了，军营中有好多事情等着我。我会为你在越王面前圆一个谎的。”

“不用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决定不回去了。”

“你可要想清楚，你是灭吴第一大功臣，越王肯定会重重赏你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外之物，要它何用？”

“但愿你能如你所想，我把渔船和一切应用物品都给你们留下了。好好珍重！”桑耳走到江边，脱下衣裤，举在手上，向岸边游去，他的头在波涛中一起一伏，渐渐变成一个小黑点直至消失。

“桑耳呢？”西施换完衣服出来不见桑耳，心中有些纳闷。

“他回军营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最好是像他一样从这儿离开。”

“我已经决定不回去了！”

“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一阵使人窒息的沉默。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一个人在一天之内连死两次未成，她还能有什么想法呢？只想好好睡一觉。”

“你最好是到山洞里去睡，现在它潮一点，但晚上肯定比露天地暖和得多，我还可以在洞口烧堆火。”

“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西施走进山洞前，又对范蠡说了声，“今天谢谢你和桑耳！”

西施走进山洞，发愁地看着高低起伏不平的地面，不仅潮湿，而且棱角增多，这怎么能睡人哪！西施仿佛已经感觉到了岩石砾在身上的尖锐和刺痛，她犯难了，看了看





洞外盘腿而坐的范蠡，欲言又止，瞅着范蠡晒太阳的悠闲劲儿，她索性往地上一坐，背靠洞壁，想先眯一会儿。

“真对不起，忘了给你铺张床。”范蠡站在了西施面前，仿佛有人往鼻子里倒了一把芥茉粉，里面酸酸的，西施把头扭到一边，不让范蠡看见自己的眼泪，它们正不争气地一颗接着一颗地往外漫。

范蠡从洞外抱进来一捆又一捆的青草，码了足有半人高。

“用不着这么多，只要躺下去不硌就行了！”西施见他的额角渗出一些汗珠。

“草是软的，看上去挺多，你一睡上去就全压下去，大概只有这么高了！”他用手给西施比划，西施见他手上有好几道被草锯拉出的血口子，上面还粘满了又浓又粘的草汁和碎屑。

“谢谢了！”她低声说。

“如果我们俩之间只能用‘谢谢’来交流沟通的话，那就确实是一件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剧了。”范蠡铺好了草，又从桑耳留下的行囊中找出几件干净的渔户衣服，铺在上面，用手抻平，又往下压了一压，感觉还不错。

“现在可以睡了。”

“可以睡了！”西施机械地重复道，她还在心里品味范蠡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心里确实有一层薄冰封住了情感的外泄口，但西施还是感觉到薄冰下面奔涌着一些难以名状的激情和冲击，她渐渐地觉得身子有了些许暖意，倒向了柔软的“草床”。

西施刚睡下不久，范蠡又听到洞内传来一声惊呼，是拼尽全身力气从五脏六腑里蹦出来的那种不顾一切的惊呼。

“怎么回事？”范蠡仗剑冲了进去。



“它……它……”西施的手指着墙上一只其丑无比的壁虎，身子却在不住瑟缩。“它又动了！”西施的手想去抓范蠡，最终还是没抓，抱在胸前，抓着自己的前襟。

范蠡摇了摇头，用剑挑起壁虎，往洞外走去。“大惊小怪！”

“把它扔远一点，越远越好！”

范蠡心中暗暗好笑，只怕这洞中还有几十只尊容比它还要漂亮的小东西。

西施睡了整整一天，身子软软地陷在松软的青草中，一股淡淡的清香沁润着她的身心，耳边隐隐约约地传来江涛的声响。她沉沉地感觉到了放松和舒适。

范蠡几次进洞想叫醒她吃饭，见到她那一副甜睡酣畅的小模样，又不忍心了。

“母亲……母亲……母亲……”西施甜蜜地梦呓着，发出婴儿般地低吟。范蠡心头一热，她一定是在梦中见到了她的母亲，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女人，我要做你的依靠，我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爱人，我将用我的余生来呵护你，关心你。

“母亲……”甜蜜的小嘴又吐出了甜蜜的温馨，范蠡逃也似地离开了山洞，像是挣逃一只铺天盖地兜头罩下的无形大网。

天色还早，范蠡又到江边的小船上取来渔户的炊具，在洞口支好。行囊里还有几个饭团子，范蠡把它们捣碎了，加上一些清水，放到火上煨着，又在草地上捡了一些野菜，洗净了丢在锅中。他要给西施熬一锅野菜粥。水快烧干了，西施还未醒来，范蠡又往锅里添了一大碗清水。

“真香啊！”西施出现在洞门口。

“闻到野菜香，西施也跳墙。”范蠡坐在火边，正用一只木棍拨弄着火堆，他的脸在腾腾热气中显得自然而随和。





“少给我耍这种贫嘴。”西施生气了，眉梢竖立如柳叶。

“过来坐罢！是不是要绝食抗议哪？”范蠡热情地向她招呼。“你的脾气也太大大了一点，我干了都快一天，就算是你的仆人，也不能这样对待嘛！”

西施在范蠡对面坐下，看着锅里上下翻动的野菜和不断鼓涌的气泡，“野菜应该晚点下，现在全都煮烂了。”

“谁想你睡得这么久，午饭熬成晚饭，菜还能不烂吗？”范蠡心疼地用筷子搅了搅锅里烂成一团的野菜，终于下定了决心。“全都捞上来，另下！”范蠡用筷子把煮烂的野菜一根一根地夹起来，放到一个空碗里。又下了一大把野菜。

“多采点儿金针叶，好不好？”西施大声对正蹲在草地上寻觅的范蠡说。

“瞧！这一把都是，我知道你喜欢吃。”范蠡朝西施扬了扬手中的金针叶。

两个人坐在温馨的篝火旁，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

“人生的际遇真是无常，昨天还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今天却坐在这儿喝野菜粥了！”西施感慨万千。

“昨日苕萝村的妙龄少女，今日已成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了！”

“不对，不是少妇，是寡妇。你们刚刚逼死了我丈夫。”

“你最好把他当成一位国君，不要把他当作你丈夫。君为国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最好把我当成一位贵妃，不要把我当作苕萝村的小姑娘。妃为君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已经殉了两次了！够了，不要再为一段名义上的婚姻牺牲了！”

“名义上的婚姻？你说得多轻松啊！像抹去古琴上的一层浮土。十五年哪！就是小猫小狗在一起也会产生感情，何



况是人！我们是有感情的，他是我丈夫，我爱我丈夫，你明白吗？就像当初把我们活生生地拆开，强塞给他一样，你现在又把我和他分散，要重新得到我。你们什么都算计到了，就是没有顾及到一个女人的感情，女人也是人哪！”

“西施，我为你感到骄傲，你是一个坚强的好女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你的感情和你都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我促成你做出这种选择的，我很痛心。现在，斗争结束了，我们完全可以拾起从前中断的感情，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我们已经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了。岁月给我的将是无穷无尽的回忆和思念，我的未来已经被它们覆盖了，壮丽的、柔情的、惨淡的、苍白的回忆。”

“你还不到三十岁啊！”范蠡痛惜地叫了一声。

“我要找个地方隐居，几丛菊花，一排竹篱，养它几只小狗小猫，小鸭小鸡，再沏上一杯香茗，我要把我的前半生写在竹简上，让后人看一看一个可怜的女人怎么变得心灰意冷，让他们看一下美丽会给女人带来多大的灾害！”

“我们不谋而合了！我也想去隐居，不过我没你想得那么多，我只想捎上我心爱的女人，把欠她的情和爱全还给她，十倍、百倍地补偿她！”

“你还不起的，她失去了太多太多，又得到了太多太多，你不欠她任何情，她不需要任何人的补偿！”

“但她需要一个男人，一个真心实意爱她疼她的男人。”

“真心实意？你的——，我已经领教过了，饶了我吧！尊敬的范大夫。”西施冷笑着给范蠡添了碗粥。“我可以吃三碗，你至少应该吃六碗。”

“好！我吃六碗。”

“你这粥熬得还不错，很久没吃过这样香的饭了。”





“以后，我每天都可以为你做。”

范蠡糟住了，西施愣在那儿，泪珠滴滴地洒落，牵珠扯玉般一发不可收拾。

“十几年前，你为什么不说这话，为什么不说？你就只知道你的责任、义务……”西施娇喘成煞是叫人爱怜的一团。

范蠡像是捧着一只心爱的刺猬，扔也不是，不扔又扎手。

“看人家哭成这样，也不安慰一下……”西施一见范蠡束手无策，哭得更是抽抽噎噎。

范蠡方寸已乱，确实不明白该怎样安慰这朵全身乱颤的梨花。

“抱抱我呀！傻瓜！”西施哭得更是昏天黑地。

范蠡笨拙地搂住西施，抚摸着她的眼泪，“不就说了句做饭吗？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

“我就高兴你说这样的话，讨厌你满口的职责和牺牲，什么爱什么情的。”

两人拥抱良久，西施挣脱了范蠡的双手，“又让你占便宜了，以后不许这样了。我真的要去隐居，你别跟着我了！”

范蠡笑了，他在西施憔悴和干涸的心中看见了几丝新绿，他要复活这个他挚爱的女人，要让她的美丽重新绽开！

入夜，范蠡在山洞门口点着了一大堆篝火，毕毕剥剥的火焰照亮了他那张略显衰老的面颊。西施注意到了他鬓边的几点白霜。

“‘范郎’，你今年过四十了吧？”

“还什么‘郎’不‘郎’的，都过四十的半老头儿了。”

“你这十多年就一直没和其他女人来往过？”西施震惊了，从草床上直起了身子。



“也还没惨到这个份上，我毕竟是个男人嘛！不过总把那些人当作你，总用你作为标准去衡量她们，结果是双方都很不开心，不过囫囵吞枣而已！”

“囫囵吞枣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把人家一口吞下去是吗？”

“囫囵吞枣的意思就是吞进去之后，再原封不动地吐出来。”范蠡听出了西施口吻中的嘲笑和戏谑。

“啪”，火炸了一下。

“什么声音？怪吓人的。”

“火中的竹节炸了。”

“干嘛在火中放竹节，把你炸伤了怎么办？”

“那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范蠡学着西施白天的腔调。“连你都害怕这声响，其他野兽还不害怕吗？”

“这江中的小岛上还会有什么猛兽吗？”

范蠡白天已经发现草地上有狼的痕迹，但一直没告诉她，怕吓坏了她。

范蠡又往篝火里扔了几根柴禾，特意又放了几根竹节搁在火里。就在他收拾好火，想闭上眼睛打个盹儿时，无意中瞥见洞外站着一只半人多高的狼，灰色的皮毛在夜色中极其丑陋，绿莹莹的眼珠透着凶光正眯缝着眼睛往洞中张望。

“小兄弟，你想干什么？”范蠡抽出了宝剑。狼把腿往草地上一伸，就势把头搁在两只前爪上，懒洋洋地看着范蠡，其实是在迅速打量周围的环境，筹划新的进攻。

“喂！小兄弟，别赖在这儿不走啊！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狼看了看狭窄的洞口和熊熊的烈焰，也有点儿灰心丧气，恼怒地用舌头舔着两只前腿。

“走吧！别给大哥添麻烦。”范蠡取出一节燃烧一半的橡木对那只狼扬了扬。狼无计可施，点了点头，起身走了，





尾巴紧紧地夹着。

“跟谁说话呀？一个人自言自语什么呀？”西施迷迷糊糊地问范蠡。

“跟我表弟——一只大灰狼，聊了会儿天。”范蠡也有点儿犯困了。

“大灰狼？别逗了。”

一声凄厉的狼嗥撕裂了静夜，远处又传来几声回应，算是回答西施。

“看来我的表弟还不少。”范蠡闭上了眼睛。

“你打算在那儿熬一夜呀！”

“你不会赶我到外边去吧！在这孤岛上，咱们就别玩男女授受不亲的游戏了。”

“到床上来！”

范蠡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上床？”

“又胡思乱想了，让你上床躺一会儿，各睡一头儿，什么事儿也没有嘛！再说，这床还是你铺的。”

“只是……”

“只是你又不是头一次了！”西施笑出声来。“老老实实睡在那头儿，不要乱说乱动。”

范蠡在西施脚边躺下，他睡不着。他知道西施也没有睡着。听着她窸窸窣窣的衣裙响，真想搂住她大哭一场，为他们可悲、可怜的去而哭，为他们现在的同床异梦而哭。

“我们这算同床异梦吗？”他拍了拍西施的脚。

“还没那样复杂，顶多算一个鸳梦重温！睡吧！别想太多了！”

她倒来安慰我了，范蠡真有点儿不服气。

清晨的阳光唤醒了躺在草床上的人。





“喂，该醒醒了！”西施用脚碰了碰范蠡。

“要起来自己起来，你以为你还是贵妃啊！”话一出口，范蠡便知道自己闯祸了，他直后悔得想把嘴用针缝起来。

“你不起来，我怎么好收拾梳妆。”西施并没有动怒，很冷静地向范蠡解释。西施愈是冷静，范蠡愈是心慌。“我只是有口无心，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他握住了西施的手。

“你不用解释了，你说得不错，我本来就是贵妃嘛！”

“我要你做我的妻子！”

“别随便把这个封号给人，这是很神圣的。它已经被亵渎得惨不忍睹了。”

他们站到洞外的阳光中，感受着新的一天的愉悦。一群江鸥在江面上点缀，几叶帆影游弋江面，湿润的江风透着凉爽的清新扑进怀里，像一头小鹿在怀里乱撞，撞得你的心晃悠悠地轻飘起来。

“为什么要吵架呢？连空气中都滴答着欢欣和愉悦。”西施张开手臂，深深地拥抱着自由的空气。“这儿才是我最好的宫殿，是我真正的居所。”

“自由自在才是真正的美丽，逍遥悠闲才是人生的真谛。”范蠡被西施的热情感染了，动情地手舞足蹈。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西施欢快地在沙滩上奔跑，头发飘起如澎湃汹涌的波涛，鞋掉了，她也浑然不顾，软软的沙石滋润着她的赤足，暖暖地惬意着她。

“小心，别摔倒了！”范蠡不放心地跟在她后面，沙滩上留下了一串混杂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的脚印。

西施在江边跪倒，掬起清清的江水从头顶浇下，醍醐灌顶的光明闪亮了她的脑际，她又掬了一捧水，轻轻地放到唇角，把感激的吻印在点点水波之上。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我足

西施把头深深地埋在水中，感受着水的荡漾和妩媚。她感觉到自己被溶在水中，西施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透明的液体在流动。

“我的生灵啊！感谢你让我在这个时刻还活着，感谢你让我体会到你的美妙和神圣。我母亲一样的大江，是你生养了我，我生于斯，长于斯，终将归于你的怀抱，你是我永恒的依靠！”

“放着一个大活人不依靠，却去依靠无根无本的水，真是可笑！”范蠡赶到西施身边，刚巧听到了她的祝语。

“过来，不要胡言乱语！”西施凶巴巴地对范蠡喊。

范蠡乖乖地站到西施旁边。

“跪下！”

范蠡犹豫了一下，顺从地跪在西施左侧。

“跟我一起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西施叮嘱范蠡。

范蠡点了点头。

“民女西施！”

“民女西施！”

西施瞪了范蠡一眼。“你连自己的姓名、性别都闹不明白了？”

范蠡明白了西施的意思，佯装充满委屈地说：“不是说你说一句我就说一句吗？”

“你是不是要存心惹我生气呀？”西施在范蠡身上掐了一把。

“凡夫范蠡！”

“愿抛却凡念，永绝红尘，不为金钱所动，不为权欲熏



心。只求浪迹天涯，隐逸江湖，啸傲风月……”

范蠡随着西施念完了这段话。“没有了？”

“还有一句！”

“快念哪！”

“永结同心，百年好合。”西施把嘴唇凑到范蠡唇边，用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说，她把脸深深地藏进了范蠡怀中。

范蠡只觉得天旋地转，耳畔一片轰鸣，他紧紧揽住西施的纤肩。“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最好的结果！”

“我要过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女人的生活，你能给我吗？我的夫君！”

“我要把你应该有的东西还给你；这都是本应属于你的，是我从你身边把它们夺走了。”

“我担心我做不了一个好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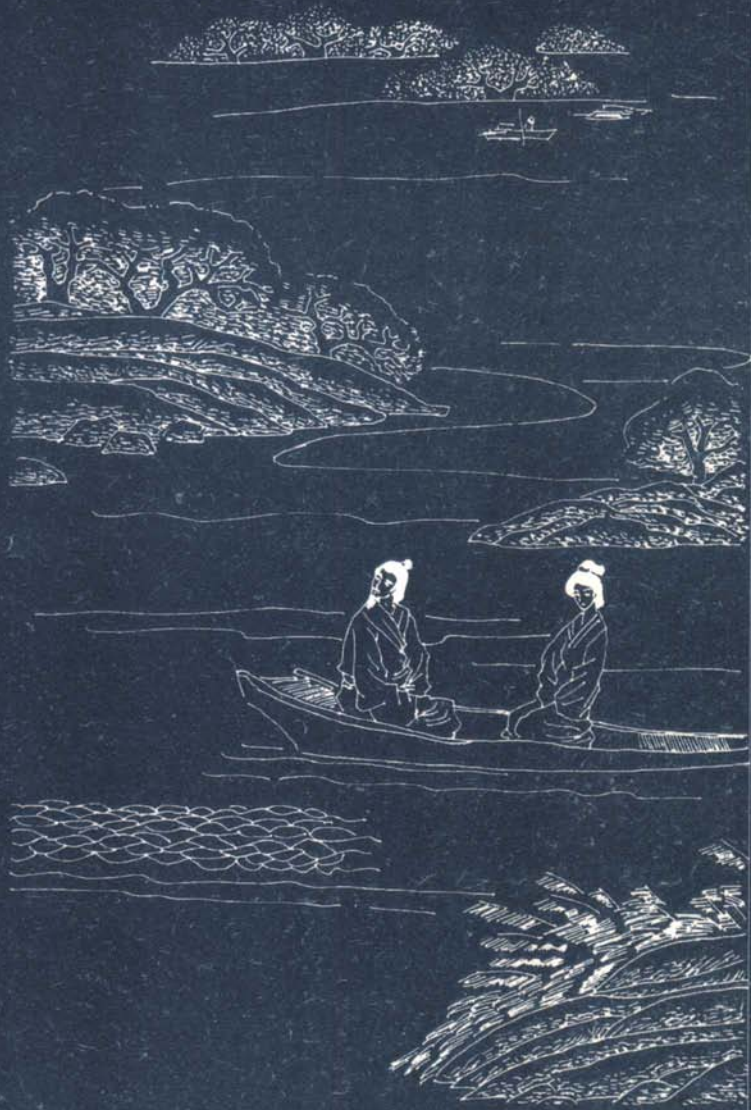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已经是了，你早就是了。”

范蠡用食指勾住西施的下巴，托着靠近她那诱人的樱唇。她用梦幻的目光看着范蠡。

“我要好好洗一洗。”

西施推开范蠡扶着她的手，向江心走去。无边的波涛拥住了她、浮托着她、愉悦着她、纯净着她……







尾声 烟波霓影

八百里太湖，水波淼淼，云遮雾横。梦一般迷幻的苇丛中不时惊飞起啾啾水禽，衬托着无边的渺茫和沉寂。

一叶扁舟撕破轻纱般的薄雾，驶向湖心。船上一对男女紧紧偎在一起，无限眷恋和相悦。不时有野鹭、沙鸥被小船惊飞，艳羡地看着这一对神仙眷侣。

女子打开一个精致的小箱，里面是黄的、白的一片，耀眼灼目，灿烂光亮。

“这是我十多年的收藏，今日才觉是残砖断瓦，一身累赘，留它何用？”

小箱被掣进水中，在水面挣扎几下便沉入水底，连同它里面的无价之宝，就像一段陈旧古老的故事被新的记忆抹去一样无影无踪。

男的也从怀里掏出一颗金印丢进水中，“权贵于我若浮云，要它作甚？”

男女相视一笑，笑得柔情四溢，幻影游光。

此时，越王正在废弃的吴宫里为越女西施举行祭奠，他正痛心疾首地念着祭文：

民女西施，有匡世救主之心，以身许国，以貌济世。自缢以存节烈，香消而保忠义。一代贞节之首。



越国王妃滴下了痛惜的眼泪，参祭众人无不歔歔嗟叹。

有人来报四处寻不见范大夫，勾践声嘶力竭地喊道：一定要找到范大夫，不惜一切代价！众人一片混乱，一片狼藉。

太湖湖心的小船上，女子忽然指着天上叫道：“夫君，那儿有一道彩虹！”

果然，一道霓虹高悬于天，如长桥卧波，光艳照人。

“不对！清早怎么会有彩虹呢？”女子有些迷惑。

“有什么不对呢？你本身不就是一道瑰丽无比、变幻莫测的彩霓吗？”

女子把绯红的脸偎入了男子怀中，长发随风荡起，风情万千。

小船驶进一片浩淼的湖光天色之中，风轻轻地吹着，水波一重又一重，荡漾、荡漾，荡漾向远方。





2500年前的月光洒在浣纱溪上。
浣纱溪的水波里，我看见你隐约的面
庞——霓梦。

责任编辑：汤波

红十月工作室 RED OCTOBER STUDIO
TEL: 1390100514

ISBN 7-80171-387-7



9 787801 713872 >

ISBN 7-80171-387-7/I · 269

定价：19.50元